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旅居云南

山河为伴

此心安处是吾乡



塔城镇真别村。

为守护“雪山精灵”，有人将40载光阴融进滇西北的林海炊烟；为寻觅理想栖居，有人在滇东南的荷塘边搭建起温暖的“银发之家”；为追逐自由气息，有人在香格里拉的观景台上煮制醇香咖啡。他们从不同方向出发，却在云南的山河间找到共同的答案——旅居，这不是短暂的停留，而是与土地、与人、与自我的深度对话，最终让他乡化作心安的故乡。

荷塘筑家

两载耕耘，让旅居满溢温情



虞必勇(左)与旅居者詹新中一同打理花草。

2023年2月，祖国大部分地区的初春仍然春寒料峭，与星级酒店相伴二十余载的专业人士虞必勇，却在一片山水秘境中触到了不一样的温度。“踏入普者黑的那一刻，湖光潋滟、青山环绕、四野宁静，让我产生了留在这里安家的想法。”虞必勇说，两年光阴流转，普者黑于他，已从遥远异乡成为生命中的重要归宿。更有来自天南地北的旅居者，因虞必勇的选择与坚守，于此寻获了他们心心念念的“山水家园”。

建造——“我寻觅到了理想中的养老之家”

虞必勇是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普者黑村“山禾湖景酒店”的主理人，该酒店是一家以“银发一族”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养老型民宿，谈及在此经营的缘由，他说：“当时选择普者黑落脚只是找寻自己想要的生活。恰巧原来的店主正转让这片荷塘畔的民宿，我觉得机缘难得，便毫不犹豫地接手过来。”

原本近乎“低效资产”的场所，在虞必勇专业化的运营中重焕生机。从随心游历至此到决心在普者黑安家兴业，虞必勇把这一转变归结于普者黑得天独厚的条件。“就全国来讲，云南最大的优势就是气候好、景色美，而就省内而言，普者黑海拔适中，景观独特，适合做中长期、适老型的游客接待。”他说。

在虞必勇看来，旅居的真正核心在于“养”——不是一次性的游览，而是持续性的生活。这意味着不能依靠单一产品，而必须依托集群化的资源与系统化的运作，使用户能够在系统内实现换住循环，才能真正留住人心。

如今，山禾民宿已在普者黑布局5家民宿、105间客房，可同时接待约180人。虞必勇团队联合幸福旅居公司，已在云南建立20余个旅居基地，并逐步拓展至贵州、广西、广东、海南、四川等地。这一网络让“候鸟式旅居”成为可能，也让山禾民宿实现了40%以上的长期客户占比，真正弥合了旅游的“旺季”与旅居的“长期”。

打磨——“从细节入手，让客人宾至如归”

今年62岁的詹新中来自上海，已在普者黑旅居两年多，是山禾民宿居住时间最长的客人之一。“2023年，我在短视频平台上第一次看到普者黑，瞬间就被这片神秘而自然、充满民族风情的地方深深吸引。”他说，如今自己早已不是过客，而是成了“景中人”。盛夏时节，万亩荷塘迎来如织游人，他也主动当起了民宿的“编外管家”。

清晨，詹新中带着散步的思绪，收到老乡递来的蔬菜水果；午后，他打理小院的花草，顺手清理垃圾，然后静静等待晚餐。所谓生活，就在这一簞食一瓢饮之间，变得悠长而真实。

“风景只是表面，这里的文化

和人情，才最值得细细品味。”詹新中说，他想把这种“家”的温暖传递下去，就像主理人虞必勇曾经传递给他的一样。“和星级酒店不同，民宿更重要的是让每个人都能做‘主人’。”虞必勇说。

去年，詹新中去大理、弥勒等地转了一圈，回来前给虞必勇打了一通电话。“他跟我说，‘玩累了就回来吧’，就像父母叮嘱孩子那样。那一刻，我感受到了归属。”

像詹新中这样的长者，正是山禾最用心服务的对象，低糖、低盐、易消化的餐食定制；鼓励社交又确保安全的环境；一旦身体不适，管家立即陪同就医……所谓“养老于山水，体贴于无形”，正是通过这些细节真正落地。

安家——“到普者黑感受生活原本的样子”

随着“旅居云南”品牌建设的推进，普者黑文旅产业正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丘北县累计接待游客近600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超过5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74%和7.45%，延续了稳健向上的发展势头。丘北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李涛表示：“目前我们不仅获得了卫健、教体等各部门的协同配合，还在客源开拓和宣传推广方面取得了新突破，文旅融合正在不断释放新动能。”

面对游客数量的增长，虞必勇感到欣喜的同时还保持了冷静专业的思考。“人流增加对我们从业者来说无疑是好事，‘人气’几乎可以解决绝大部分问题。”但他同时指出，季节性、短周期的旅游与长期旅居存在本质差异——旅游更注重即时体验，游客对服务、收费和配套设施要求较高，短期收益明显；而长居客人则更显包容，追求的是融入与舒适。这也为当地文旅产业的发展提出了两个不同方向的命题，需要更差异化的服务与更清晰的定位。

普者黑村党总支书记杨伟俊对此也有深刻体会。“作为云南省仅有的10个国家AAAAA级景区之一，普者黑最大的特色在于村庄与景观天然融合、共生共长。一边是村民的日常居住，一边是游客对景区服务的期待。”杨伟俊表示，这一独特格局要求他们必须持续提升服务品质的专业化与人性化，协同文旅部门、景区管理单位以及诸如虞必勇这样的行业专业力量，共同引导村民转变观念，推动服务升级，“让游客既能栖居于此，更能享受于此。”

“在我看来，‘旅居云南’其势已成，作为从业者，我感受到了希望。但是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不断改进和升级，也需要全力以赴的精神。”虞必勇说。

初秋的普者黑，荷塘静幽，游人影疏，但山禾民宿中，依旧茶香笑语、温暖如春。从江苏无锡远道而来的王建勤入住才三天，就已融入其中。“管家带我们逛了景区，回来还能一起喝茶聊天。这里的客人都互称哥哥姐姐，就像一家人。”她望着远处的山水轻声说道，“人在这，才会想起生活原本应该是什么样子。”

本报记者 李彤 文/图

林海护猴 四十年守护，把他乡“走”成故乡

塔城镇，平均海拔2000米。7月的山风拂过田野与村落，悄然消解了夏日的暑气。经幡在藏族民居的屋檐下飘动，傈僳族村民的织布声从窗棂透出，纳西族的东巴纸在阳光下泛着柔光，多民族的气息在此交融，让这片土地像一碗醇厚的酥油茶，熨帖着每颗到访的心。

在云雾缭绕的白马雪山下，龙勇诚鬓角的白发被微风吹起。退休10年，他每年总要回塔城镇住上一阵，村民们都亲切地喊他“龙爷爷”，没人把他当外人。

这份熟稔，藏着40载光阴的故事。1985年，作为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研究员，年轻的龙勇诚背着帆布包走进迪庆藏族自治州的林海，包里装着笔记本、指南针，还有一块压缩饼干。他

要找滇金丝猴——一种当时连照片都寥寥无几的“雪山精灵”。159天里，他跟着当地村民在雪线附近扎营，听着松涛辨认猴群的叫声，夜里裹着牦牛毯写观察日记。“第一次近距离看到滇金丝猴，那眼神跟人一模一样，十分激动。”龙勇诚说着，指尖无意识地模仿起猴子挠痒的动作，眼里闪着光。

从那时起，雪域高原上村庄的炊烟、雪山的积雪、猴群的啼鸣，就成了他生命里清晰而坚定的坐标。“后来背包里多了相机，总想着拍清楚点，让更多人知道它们。”龙勇诚说，多年来，他带着学生跑遍滇金丝猴栖居地，也看着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两人的护猴队发展成如今二十多位村民轮流巡

山的队伍。

“你看这组数据。”龙勇诚打开手机，一字一句地念着，“1985年，全国滇金丝猴11群800余只，白马雪山占7群540只；2024年，全国23群，仅该保护区及周边就有14群2500只，占了全国的65%。”

读到这里，龙勇诚毫不犹豫地功劳归于脚下这片土地的主人。“这是坚持守护滇金丝猴30年的村民余建华等每天走几十里山路，捡垃圾、挡盗猎的，连自家田地都顾不上所换来的。”他说，现在遇到余建华的儿子，他们还会用藏语互相打趣——那孩子是听着“龙爷爷”讲猴群故事长大的，如今也成了护猴队的一员。

傍晚的塔城镇开始飘起细雨，龙勇诚跟着村民往家走。屋檐下，几个来研学

的孩子围着他，听他讲“雪山精灵”的故事。他语速不快，人声混在雨打青稞的沙沙声里，像在和这片土地对话。40年过去，他从追着猴群跑的年轻人，变成了被孩子们围着的“龙爷爷”。

“还走吗？”有人问他。龙勇诚望着窗外渐浓的暮色，远处的白马雪山只剩一道朦胧的剪影。“不走了。”他轻声说，“这里的猴群，这里的人，都等着我呢。”

如今，龙勇诚在塔城的旅居，已经是游子归家般迫切的探望——探望那些让他魂牵梦绕的“雪山精灵”，探望那些与滇金丝猴命运相依、并肩跋涉于保护之路的乡亲故友。旅居至此，早已不是客居，而是归家。本报记者 贡秋次仁 文/图

云端煮咖 三年执着，以热爱定义自由

香格里拉已入秋，正在酝酿独属于高原的金色童话。从214国道远眺，松赞林寺的金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观景台上，一座稻草扎顶的露营帐篷旁，咖啡机蒸腾着白雾，“90后”成都姑娘范兴香手指翻飞，磨豆、压粉、萃取，整套动作行云流水。

“香香露营地”坐落于G214线上的松赞林观景台，沿这条国道继续盘山行驶3小时，梅里雪山便会跃入眼帘——这里，正是奔赴日照金山的起点。3年前，范兴香沿滇藏线自驾抵达香格里拉市，便被这里的风光深深打动：蓝天下经幡翻飞，雪山与寺院相映，牛马在草原上悠闲。

可G214国道上过往的车辆多是短暂停留，很快又各奔东西。“这里值得更长久、更深刻的停留。”范兴香说。返回成都后，都市快节奏的生活越发索然无味，不久后，她毅然辞去品牌营销的工作，带着全部积蓄重返香格里拉。

“很多人说我冲动，但我觉得是清醒。”她在观景台上支起摊位，用汽车后备箱搭起咖啡台，摆上几张露营桌椅，如今还添了一个稻草顶帐篷。没有电源，就自带电瓶箱；没有水源，每天从城里运几大桶矿泉水；冬天冷，就生起炭盆——炭火燃起时人们围坐喝咖啡，分享故事。

“在海拔3000多米的地方喝到这么

地道的拿铁，抬头时能看见松赞林寺，还能与一群有趣的人相遇。这趟体验太棒了”，来自黑龙江的游客刘小野感慨。

出摊之余，范兴香还坚持直播，她的直播间成了不少人的“云驿站”。网友跟着她的镜头看日照金山、星架银河，还会偶遇羊觅食。线下的咖啡摊更是个“信息集散地”：有人在这里找到拼车旅伴，有人收到陌生人赠予的抗高反药物，还有人领取到实用的旅游攻略。她设计了多款特色车贴送给打卡的粉丝，如今这些车贴在G214线上随处可见，成了驴友间的“暗号”。

“在香格里拉，藏族阿妈教我生火，驴友留下应急物资，游客帮我收拾桌椅……这一路我收获了许多善意，我想把这份温暖传下去。”谈及初衷，范兴香这样说。她的旅居生活并非全是田园诗意，高海拔、零下低温等是常态。但范兴香觉得：“这是一种真实的活着，年轻人应该有追求生活与自由的权利和勇气。”在她看来，旅居不是逃避，而是选择另一种生活方式。

傍晚时分，落日为松赞林寺披上金纱。范兴香送走最后一批客人，开始收拾器具。观景台上，经幡在风中飘扬，咖啡的余香尚未散尽。

本报记者 贡秋次仁 文/图



范兴香在冲泡咖啡。